

我们这一年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相比身外之物，提升自身的免疫力更加重要。3年来，不断优化调整的防控措施一直在推动着复苏落地成效，此时我们更应该增强防范，提高自身免疫力。我们从众多投稿中摘选3篇，文字所传递的生命力让我们相信，送走寒冬必迎春暖花开。

怒放的“黑王子”

文/张西武

寒风凛冽，夹杂着冰冷的雪花扑面而来。我怀着沉重的心情，带着刚从医院取出来的化验报告，冒着风雪赶到单位，抖落掉身上的雪花，却抖不掉压抑在心头的阴云。化验单上血红色的数据和医生凝重的话语，就像凛冽的寒风一样透入骨髓。

我忧心忡忡地走进办公室，就听同事站在窗前喊我：“快来看，你这盆多肉叶子都焉了！”也许是缺水了吧，我顺手浇了水，便去忙工作。

忙忙碌碌中转眼就是一上午，要下班了，我伸了一下因久坐而酸痛的腰，趴在窗前望向远山，缓解眼睛的酸涩。这时，我又想起多肉，便仔细看了看那盆花，它原来粗壮的根部已经腐烂了，我忽然黯然神伤，这就像人得了癌，病入膏肓，生命快走到尽头了！

回想起这棵多肉的过往，心里思潮翻滚。

几年前单位搬迁，我说新办公室里空荡荡的，妻子便让我从家里搬去几盆花。于是，君子兰、月季、兰花、多肉……前前后后搬去很多，枯燥的工作环境平添了几分生气。开花旺盛的花养不好，唯独几盆多肉省心，任其自然生长即可。生长最旺盛的一盆多肉，颜色墨绿，叶片边缘暗红色，一年多就长满了花盆，竟然抽苔开花了。我好奇这花叫什么名字，上网一查才知它叫黑王子。这高贵典雅的名字让我越发喜欢它，从此我更加精心侍弄。

每当工作疲惫或意志消沉的时候，我都会站在窗前注视着黑王子。它莲花般美丽的叶盘，虬龙般粗壮的茎秆，展示着古朴苍劲的生命力。无论窗外风云如何变幻，它始终高傲顽强地生长着，在它的世界上真的是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每每与黑王子相视，都会让我的心情变得舒畅。

时光飞逝，黑王子陪我度过了几个春秋。

转眼今年又抽箭开花了，也许是我对它太过宠溺，浇水太频，它竟然开始腐烂，待我发现的时候，早已病入膏肓。我叹息着拔出腐烂的根，纷纷零落的叶片，像一片片伤心的泪洒落，陪伴我多年的黑王子即将从这个世界消失，我心里不免悲伤。

我不忍心丢弃它，便将三枝花茎截下插在花盆里。只见虬龙般的茎秆上顶着几束伞状花序，上面开放着的小花不足婴儿指甲大，却鲜艳艳丽，迎着阳光尽情怒放，即使和君子兰、月季盛放的大花朵比肩，也毫不感觉卑微和萎靡。那种淡然洒脱的气质，透出质朴、悲凉，这绝望的坚韧，直指人心的力量，让我为之动容！

花盆没了绿植的陪衬，只剩孤零零的花枝迎着阳光挺立着，窗外天寒地冻、山寒水瘦，窗内怒放的花朵在唱响生命的绝唱。我心中一阵悲怆，它像极了一个人的生命，谁也无法预料厄运和疾病何时降临。

眼前悲壮的黑王子，让我想到了自己。春天我犯了心脏病，经过大半年的治疗，渐渐好转，却又因为吃药过度以及熬夜、喝酒的坏毛病，使得肝脏受损，谷丙转氨酶数值异常。我再一次走在生死边缘，不免意志消沉，情绪低迷。我忽然想到因肝硬化离世的路遥，那也是这样一个萧瑟的冬天，然而他曾经为了理想而不惜生命代价的奋斗精神，却感动了无数人。再想想疫情袭来时，人们惊慌失措，而白衣天使逆行而上，抗疫英雄们也勇敢地冲在最前线，他们用怒放的生命，树起了一座座历史的丰碑。

此刻，面对黑王子的淡定和坚韧，我忽然心生力量。正如路遥所说：“我们应该像往常一样，精神抖擞地跳上生活的马车，坐在驾辕的位置上，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，吆喝着，呐喊着，继续走向前去。”无论明天是阳光明媚，还是风雨飘摇，我们只管尽情绽放生命的激情吧！这样怒放的生命，“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……”



冬日看山

文/乔兆军

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在一个晴好的早晨，去爬山。这里薄雾隐去，远远眺望，数座山峰比肩耸立，曲折伸展，纵横跌宕，灰白色的山脊一直延伸到天边，如老僧打坐于苍茫天地间，并以深邃的目光打量我。

我决定走进山的深处，去领略山的精髓。曲折的石板路被山风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我像一只蚂蚁，向上攀登，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。纷纷扬扬的寂静，从山的各个角落溢出，但绝无萧瑟和压抑的感觉，有的只是冬山的沉稳和大气，内敛与睿智。山以散淡的心怀，平静地看着世间万物。

冬之山是简约的，简约得丢弃一切琐碎。湖蓝色的天空寥阔、深邃。若有若无的软云缠绕着山峦，一缕缕，一团团，呈现出梦幻般的意境。曾经枝繁叶茂的林木几乎落光了叶子，将生命最本质的形态呈现出来，硬朗、干净。山石突兀，沟壑纵横，清瘦得如刀刻斧凿。这有点像我那饱经风霜的乡民，古铜色的脸、车辙似的皱纹、青筋凸起的手……但看似粗糙的外表下其实包裹着坦率、耿直、淳朴与善良。

冬天让事物回归到最初的安静状态，山中虽缺了桃红柳绿、蜂飞蝶舞的热闹，但绝非一派荒凉。“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。”山路旁，有一棵大柳树，蹲在树杈上的鸟巢，像小巧玲珑的竹篮，几只喜鹊在巢外盘旋，乌黑的尾羽泛着幽紫的光，它们最后站在树枝上鸣叫，好清越的声音，在寂寞的冬山里让人感到分外温暖。

季节删繁就简，清疏中，溢出一份烂漫，蕴含着勃勃生机。山坳处的冬青、松柏，绿得睡眼朦胧，感觉拧一把，那绿色的汁液就会喷涌而出。向阳处有几枝菊花正开，花瓣层层叠叠，洁白如美人玉指。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，远处的一枝梅也开了，似噗噗跳动的火苗，把一缕暗香送出老远。几处散落在大山里的农舍，静静地躺在那儿晒太阳，显出很温厚的样子。农舍四周有翠竹，挺着秀气的枝，伸出绿绿的叶。这一切无不透出一种安闲与恬淡，让人心生向往。

我登上山顶，静坐于一块山石之上，与山对坐，相对无语，像多年相知的朋友。冬日看山，有幸窥见它的苍劲与深沉，它的含而不露与铮铮风骨，这一切都是一种难觅的风景，更是一种人生之境。

猫奶奶

文/江德华

入冬后，小区里的流浪猫多起来，忽然让我想起小时候养过的猫，也想起“猫奶奶”。那一年，4岁的表妹称那位老人为“猫奶奶”，大概是对她抱来那只大花猫印象格外深吧。

那时，9岁的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位满脸皱纹的小脚老太太，她身穿青布斜襟大褂，怀抱一只黄白相间的大花猫，坐在门前木制矮脚靠背椅上，咧着空剩几颗牙的瘪嘴巴，乐呵呵地谈笑。

那天中午，我照常放学回爷爷奶奶家吃饭。奶奶显然已经向她提起过我的名字，这时就告诉她是我回来了，“猫奶奶”和怀里的大花猫一齐盯着我看。“猫奶奶”的眼神儿，就像注视一块稀世珍宝，透出一股莫名的喜悦和激动。半晌，“猫奶奶”由衷赞叹道：“长这么高啊！”

后来才弄清，“猫奶奶”与我爷爷、姥爷两家都是远亲，“猫奶奶”比他们年长十几岁。承蒙她撮合介绍我父母相识，人世间才多了一个我。

“猫奶奶”家住乡下，老伴和独子去世早，只剩她孤身一人，以务农为生，偶尔做媒。那只大花猫，养了两三年，是她唯一的陪伴。她说，总惦记我们这一大家子，一直想进城走走，终于趁农闲才得出门。她说，单独把大花猫关家里不放心，所以才不顾转车和步行的长途奔波，一路怀抱而来。

当天下午，“猫奶奶”一直待在我爷爷奶奶家里，三位老人多年不见，攒了许多关于家乡的话题可以聊。晚上，“猫奶奶”抱着大花猫住下。第二天，我奶奶陪她上街到处逛逛，还特意带她去我父母经营的家具店坐下闲聊，中午我母亲领她们上饺子馆吃有特色的“三鲜五味”饺子。下午继续逛街，行至我二姑家开的小旅社，晚上干脆就吃住在那里。“猫奶奶”一路都抱着大花猫。

第三天中午，我照常放学回爷爷奶奶家吃饭。一进门，只见大花猫被一条长长的尼龙细绳拴着，而绳子的另一头儿系在铁制的门把手上。我不由四处张望，却并不见“猫奶奶”佝偻的身影。

我这才知道，“猫奶奶”一早从小旅社那边赶过来，把大花猫留下，自己回乡下去了。“猫奶奶”的意思是，自己身体越来越差，已无力照顾大花猫，送给我爷爷奶奶，大花猫是个捕鼠能手，就让它帮我们家捉老鼠。

果不其然，“猫奶奶”的生命如她所料行将耗尽。大约半年之后的某一天，我听母亲说起“猫奶奶”去世了，享年八十。

大花猫在我爷爷奶奶家安顿下来，很快就熟悉新家的一切。它是只母猫，“猫奶奶”没给它取名字，我们家也一直没给它取名字，从第一天开始直呼其为“猫咪”，以后就成为习惯。养了五六年，因为捕鼠能力强而出名，经常被熟人借回家抓老鼠。

大花猫生出的第一窝小猫满月后，我挑出一只最入眼的小花猫抱回家，也没特意给它取名字，随口就叫它“咪咪”，养了好些年。我小时候经常抱着小花猫，看电视、做游戏。寒冬之夜，小花猫常钻我被窝，卧在我的脚边，人猫互相取暖。

时光飞逝，自从我见“猫奶奶”算起，悠悠已是三十五载。今年入冬后，我注意到小区里多出一只黄白相间的流浪猫，极像“猫奶奶”当年带来的大花猫，常在灌木丛和垃圾箱之间神出鬼没。

某天，我灵光一闪：也许，“猫奶奶”那次进城，其实就是专程来把大花猫托付给一户信得过的好人家吧？就像普天下父母，总想尽力为孩子争取最好的生存条件。否则，她又怎肯舍下始终抱在怀中的大花猫？

“猫奶奶”的苦心，我仿佛懂了。